

生命游戏与加密算法

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赵睿哲

1200012778

June 1, 2016

Abstract

Contents

1	生命游戏概述	2
1.1	细胞自动机	2
1.2	生命游戏	3
1.3	生命游戏的实现	3
2	生命游戏的性质	6
2.1	驱动力与耗散力	6
2.2	演化过程分析	6
2.2.1	定常解与周期解	7
2.2.2	混沌	8
3	基于生命游戏的加密算法	10
3.1	加密算法原理	10
3.2	基于生命游戏的加密算法设计	10
4	实验结果	11
5	结论	12

Chapter 1

生命游戏概述

生命游戏 (Game of Life) 由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康威 (John Horton Conway) 于 1970 年提出¹, 是一个特殊的细胞自动机 (Cellular Automaton, 简称 CA)。从一个随机的初始状态出发, 该细胞自动机会随时间一步步演化, 并根据初始状态的不同有完全不一样的特征。根据理论与实验可以发现, 生命游戏在某些条件下具有显著的混沌特征。本章首先介绍细胞自动机的基本概念, 进而分析并实现了生命游戏的基本版本。下一章对生命游戏的混沌性质进行具体分析。

1.1 细胞自动机

细胞自动机的概念源自于冯·诺依曼 (John von Neumann) 对自我复制系统 (Self-replication systems) 的研究。冯·诺依曼想要模拟生命的自我复制过程, 通过借鉴了乌拉姆 (Stanislaw Ulam) 所设计的晶格模型 (Lattice model), 于 1940 年代设计了细胞自动机的原始样态²。

细胞自动机是一个离散的系统, 其离散性体现在: 1) 每个细胞是规则的网格单元, 通过明确的边界分隔, 网格可以组成一维、二维或者是更高维的欧氏空间; 2) 每个细胞具有有限个数的状态, 比如“存活”或者“死亡”; 3) 细胞自动机的演化过程是时间离散的, 可以用离散的时间步进行模拟。

细胞自动机的演化依据确定的规则, 演化规则一般与细胞的状态与其邻居的状态共同决定。细胞的邻居定义不固定, 一般情况下, 一维的细胞自动机取一定半径范围内的细胞作为邻居, 二维细胞自动机取上下、左右以及四个对角线方向上的细胞作为邻居 (即摩尔邻居, Moore Neighbourhood, 如图 1.1)。

下一节具体介绍生命游戏这一种细胞自动机的实现。

¹Martin Gardner. “Mathematical games: The fantastic combinations of John Conway’s new solitaire game “life””. In: *Scientific American* 223.4 (1970), pp. 120–123.

²Joel L Schiff. *Cellular automata: a discrete view of the world*. Vol. 45. John Wiley & Sons, 2011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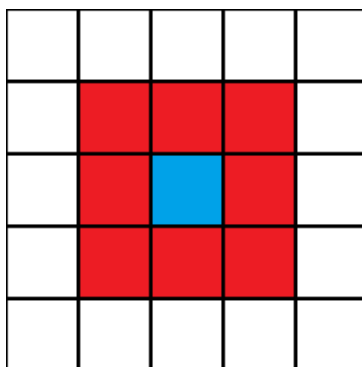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.1: 摩尔邻居的样例，图例为二维平面细胞自动机，红色网格为邻居细胞，蓝色网格为目标细胞

1.2 生命游戏

生命游戏是一种特殊的细胞自动机，它的定义如下：首先，生命游戏是个二维的细胞自动机，邻居的定义与摩尔邻居相同；其次，细胞状态有“存活”和“死亡”两种，细胞的下一个状态由当前状态和邻居状态共同决定。生命游戏的演化规则如下：

令 $S_{i,j}^t \in \{0, 1\}$ 为时刻 t 时位于坐标 (i, j) 的细胞状态：取值为 0，表示“死亡”；或者 1，表示“存活”。下一个状态 $S_{i,j}^{t+1}$ 取决于当前状态和邻居的状态之和，令邻居状态值之和为 $\bar{S}_{i,j}$ ，即：

$$\bar{S}_{i,j} = \sum_{x=i-1}^{i+1} \sum_{y=j-1}^{j+1} S_{x,y}^t$$

则转换函数为：

$$S_{i,j}^{t+1} = f(S_{i,j}^t) = \begin{cases} 0 & \text{if } S_{i,j}^t = 0 \wedge \bar{S}_{i,j} \neq 3 \\ & \text{or } S_{i,j}^t = 1 \wedge (\bar{S}_{i,j} \leq 1 \vee \bar{S}_{i,j} \geq 4) \\ 1 & \text{if } S_{i,j}^t = 0 \wedge \bar{S}_{i,j} = 3 \\ & \text{or } S_{i,j}^t = 1 \wedge 2 \leq \bar{S}_{i,j} \leq 3 \end{cases} \quad (1.1)$$

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理解， $\bar{S}_{i,j}$ 的值可以衡量一个细胞的邻居范围内的“拥挤”情况：如果当前细胞的状态是“存活”，并且周围过于拥挤的话，那么该细胞就会“死亡”；同时 $\bar{S}_{i,j}$ 值过小，代表周围“存活”细胞太少，那么当前细胞也会因为缺少“同伴”而“死亡”。

1.3 生命游戏的实现

本文使用 Python 语言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生命游戏小程序，如代码 1.3所示³。类 Life 中保存了当前时刻的每个细胞的状态，在 state 中。细胞的状态为一个二维数组，每

³代码开源于<https://github.com/kumasento/gameoflife>

一个元素取值为 0 或者 1，初始化时为随机生成。

```
1 import numpy as np
2 from scipy import ndimage
3
4 class Life:
5
6     def __init__(self, n):
7         self.n = n
8         # Conway's Game of Life is a 2D grids network
9         self.state = np.random.random_integers(0, high=1, size=(n, n))
10        # Weight
11        self.w = np.array([[1,1,1],[1,10,1],[1,1,1]])
12
13    def step(self):
14        # initialize a new state
15        self.state = ndimage.convolve(self.state, self.w, mode='wrap')
16        self.state = np.int8(
17            (self.state == 3) |
18            (self.state == 12) |
19            (self.state == 13))
20
```

Listing 1: 生命游戏的简单 Python 实现

此外，上述代码使用了卷积（行 15）进行计算优化。 w 为卷积权值矩阵，对任意一个细胞，周围邻居的权值均为 1，自己的权值为 10，这样就可以把 1.1 中的映射函数变为一个简单的转换表。具体来说，该转换表的输入取值从 0 到 18，只有取值为 3（对应于 1.1 的第三行条件）或者取值为 12、13（对应于 1.1 的第四行条件）才能让状态在下一步转换为“存活”，即 1。



Figure 1.2: 50 X 50 的生命游戏的演化阶段之一

生命游戏的展示使用了 matplotlib 作图函数库来实现，制作一个二维坐标图，如果对应的坐标细胞为存活则染色为黑色，否则为背景色（白色）。系统的演化的动画效果通过不断刷新图像来实现。最后的演示效果图 1.3。

在使用上述代码进行演示时，会发现生命游戏随着初始结构的不同，会有完全不同的演化结果，可以说体现了一定的混沌性质。下一章对生命游戏的混沌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。

Chapter 2

生命游戏的性质

生命游戏的演化结果对初始状态十分敏感，演化的形态多种多样。本章首先给出几种生命游戏常见的形态，之后进行演化性质进行理论推导。

2.1 驱动力与耗散力

正如第 1.2 节对生命游戏的分析，生命游戏可以看做是对生态系统的某种程度上的模拟。整个系统的演化取决于驱动力和耗散力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本论文认为生命游戏的驱动力是令细胞从“死亡”到“存活”或者保持“存活”状态的力，而耗散力则是令细胞从“存活”走向“死亡”的力。更具体一些，即为映射 1.1 中的两种结果对应的条件。令下一时刻状态为 0 的条件都是系统的耗散力，令下一时刻状态为 1 的条件都是系统的驱动力。

2.2 演化过程分析

正如前述，生命游戏有各种不同的演化种类，有的经过简单的几步即可收敛为静止，有的会进行周期性的转变，有的甚至进入混沌状态。

为了简化分析过程，本章以一个 $N \times N$ 的有限网格作为分析对象。在该网格边界的细胞，可以认为它们的值为 0。这种做法会导致位于边上的细胞更容易存活，位于角上的细胞更容易死亡。

通过简单的推理可以发现，当 N 的取值比较小时，整个生命游戏系统对应的映射函数也比较简单，应该比较容易收敛到定常解或者进入周期的变化。当 N 取值较大时，在有限的演化步中很可能无法收敛，处于混沌状态。因此本节接下来按照不同的 N 的尺度进行分析，对小尺度的 N 定量分析定常解跟周期解的形态，对大尺度的 N 则进行定性的分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是小尺度的 N ，初始化状态也有 2^{N^2} 种，当 $N = 5$ 时已经有 33554432 种情况。因此对小尺度的分析只针对 $2 \leq N \leq 5$ 。同时，这么多情况很难使用手工推导和识别，因此使用程序进行分析。

如何使用程序进行分析？首先，该程序的功能是枚举所有的初始状态，并计算其最终的收敛结果。因此最关键的是如何判断生命游戏是否收敛。本论文中使用的策略如下：给定迭代次数 max_iter ，迭代完成后，从最后一个迭代结果出发判断是否满足从 1 开始的周期数。因此能找到的周期上界是 $\lfloor \text{max_iter} \rfloor$ ，如果系统的周期数比该数值高或者无法得到周期解，都判断为混沌状态。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$O(2^{N^2} \times N^2 \times \text{max_iter})$ ，即对所有初始状态 (2^{N^2} 个) 计算迭代 max_iter 次的结果，每次迭代的复杂度与卷积计算在一个数量级内。

同时，该程序使用 `matplotlib` 库生成定常解和周期解的示例图，方便识别规律和验证。此外，使用 `multiprocessing` 库对计算进行并行加速，在 16 核的 Intel 服务器上，原先需要几天才能算完的 $N = 5$ 的情况，现在只需要 5.8 个小时即可计算完毕。

2.2.1 定常解与周期解

对于小尺度的生命游戏收敛结果的统计如下：

周期数	$N = 2$	$N = 3$	$N = 4$	$N = 5$
1	16	510	62976	30466005
2	0	2	2512	2606499
3	0	0	48	0
4	0	0	0	375176
5	0	0	0	80
8	0	0	0	27072
12	0	0	0	79600

Table 2.1: 对小尺度的生命游戏的收敛结果的统计

通过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：

首先， $N = 2$ 与 $N = 3$ 非常容易收敛，这是因为可以变化的细胞太少的的原因，很容易系统就只剩下处于稳定状态的定常解或者周期解。 $N = 3$ 的周期解只有周期为 2 的情况，并且只有如下一种模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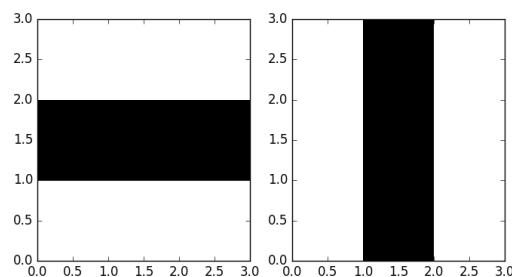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2.1: $N = 3$ 时出现的周期 2 模式

其次，对于 $N = 4$ 或 $N = 5$ 的情况，在周期 2 的时候也重复了图 2.2.1 的模式。但

对于其他的周期数而言，得到的模式就比较难以发现了，比如 $N = 5$ 的周期数为 12 的模式之一（如图 2.2.1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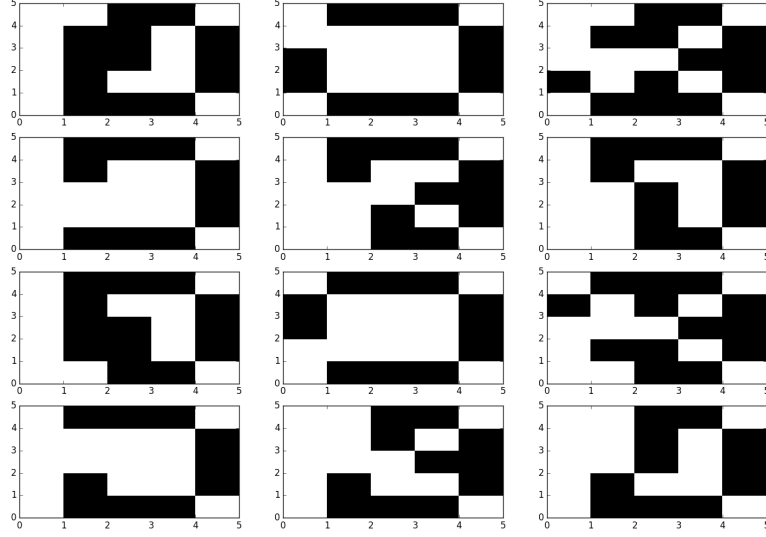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2.2: $N = 5$ 时的一种周期数为 12 的模式

总之，随着生命游戏的尺度越来越大，产生的模式越来越复杂。可以看出，从 $N = 2$ 开始，周期解的个数占比越来越多，同时周期数也越来越大。可以预计，当 N 取值达到一定规模时，很可能会出现无限的、无法收敛的情况。

2.2.2 混沌

当生命游戏的尺度更大的时候，实际上生命游戏的结果已经变为“不可判定的”了，即给定一个初始状态 S_0 和一个可能的演化结果 S' ，没有算法可以直接给出从 S_0 是否可以演化到 S' 。如果上述问题可解，那“停机问题”(halting problem) 也可解，而这是不可能的¹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命游戏的复杂度。

衡量混沌敏感初条件一般使用 Lyapunov 指数 λ ，即从初始状态到第 n 步的变化的平均值：

$$\lambda(n) = \frac{1}{n} \sum_{i=0}^n \ln |f'(x_i)| \quad (2.1)$$

对于混沌的系统而言，系统的变化不会收敛，通常定义的混沌即根据 $\lambda > 0$ 来判定。但是对于生命游戏，或者一般的细胞自动机而言， f 的形式不好确定： f 必须要反映系统的状态，但是对于细胞自动机而言，系统的状态由所有细胞同时决定。

因此，本论文采用另外一种策略，使用函数 Δ 来定义两个生命游戏状态的“距离”。

令：

$$\Delta(S, S') = \frac{1}{N} \sum_{x=1}^N \sum_{y=1}^N |S_{x,y} - S'_{x,y}| \quad (2.2)$$

因此 Δ 的取值从 0 到 N 。之所以不使用 N^2 平均值，是因为这样的话变化值小于 1， λ 则一定小于 0。

则可以归纳得到生命游戏的 λ 定义：

$$\lambda(t) = \frac{1}{t} \sum_{i=1}^t \ln \Delta(S_{i-1}, S_i) \quad (2.3)$$

使用程序对从 $N = 2$ 开始到 $N = 500$ 结束的各种生命游戏系统进行 Lyapunov 指数进行计算，指定迭代次数足够大 (大于 100000)，得到统计结果如下：

N	Lyapunov 指数
2	-13.694151
16	-3.934968
64	1.805572
256	3.289903
1024	4.707479
8196	6.786478

Table 2.2: 生命游戏的 Lyapunov 指数

可以看出，随着生命游戏的尺度不断变大，则 Lyapunov 指数为正，并且不断增加。可以认为生命游戏具有明显的混沌特征。

Chapter 3

基于生命游戏的加密算法

3.1 加密算法原理

3.2 基于生命游戏的加密算法设计

Chapter 4

实验结果

Chapter 5

结论

Bibliography

- [1] Elwyn R Berlekamp, John H Conway, and Richard K Guy. “Winning ways for your mathematical plays”. In: (2004).
- [2] Martin Gardner. “Mathematical games: The fantastic combinations of John Conway’s new solitaire game “life””. In: *Scientific American* 223.4 (1970), pp. 120–123.
- [3] Joel L Schiff. *Cellular automata: a discrete view of the world*. Vol. 45. John Wiley & Sons, 2011.